補續全蜀秇文志

補續全蜀秇文志卷之五十一

黃岡杜應芳輯
景陵胡承詔

志餘

小紀六

宋五祖戒禪師一日見影而悟一日過拾女童畜之旣長獻茶有娠于中座元忽厲聲云方丈來率娠徃收之及至師巳坐逝座元曰此老再來將壞吾教隨亦遷化易身爲佛印師時眉山蘇老泉夢一眇目

僧至宅乃珍師也是夕生子瞻號東坡居士與印師
為方外交語多究竟遂成宿昔之好

東川解魔寺僧吉祥忽悟多力受戒五鉢日夜誦經
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
白孔六帖

宋大隋南堂元靜禪師閬之玉山人十歲病甚母禱
之感異夢出家師大隨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
得度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謂曰吾
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宗越三日示少恙五日州司辭

院宿疑蜿溪示寂壽七十一烟霧四合猿鳥悲鳴香
氣遍野舌本如故舍利五色者不可勝數瘞于宛光塔
之西

雞瑕禪師名石廣王資縣人也生而沉靜古朴年二十
依遇異人遂別家至大足縣寶頂寺祝髮受戒戒師
問曰僧在甚麼處來主曰師在甚麼處問師曰慧燈
高照起看王曰威音飛雞鐵圍城洞游蹤破無生地
師笑曰原是大手丟去逃峨嵋山九老洞中見白牛
師師曰誰也毛頭將禪杖過來我打王曰雖在亦非

往與人超天外道杖打空中杻自辱四大師曰如是
如是王又至蓮華山依惠堂禪師大悟宗旨一日與
大衆登絕頂遙見天彭九峰之勝自負數極三升徑
詣九峰棲息坐燈崖洞中趺坐四旬採南星苗食之
夜常有一老熊蹲跳崖前王方攝念熊不敢近頃之
一虎至咆哮躑躅王定寂如故虎移時遁去由是名
振四遠涉川從外方來者咸頂禮師事檀越為之刱
寺名曰雷音數有出內向風歸者不問老幼賢愚
予為折攝致攻以備服繩之令服無不立效焉萬

曆癸未十二月朔自言十二日當化去其徒泣留之
邪果至甲申二月望日又曰三月初一是吾涅槃期
矣遠近聞者登山爭覩且與其徒若留之乃以初七
日之晨沐浴剃髮趺坐道偈云及身登臺化樂天隻
手单拳不用船過百萬人天獅子吼空中還有不二禪
及跌坐俄雷電風雨大作山谷震動若崩端坐而化
至今容體儼然若生髮亦漸長如未剃時四方來觀
者無不驚異云吾聞震界之遷維恒曰余聞之先師云
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死生亦大矣而以繫乎聞且夕

之間故寘然而生匪生也今歸趣而死匪死也士號稱仲尼之徒者類能力排佛老而昧三戒之旨叛五常之聚會蝸牛于邊廬藏蟻蛭于岐境者何限以今觀于王公慧德龍潛沖形蟬蛻其視生死旦暮若過客之在逆旅行止去留一任其夜盡飄飄然太虛之風雲也是或一道也與哉

彭州釋知玄一夕有一珠自左足下流去若搖蕩端諦視其珠中明朗有晁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國反奏斬錯以謝吳楚而于故爲冤撓耳一云

玄前身名敍漢州三學寺講十地經感地變琉璃此事豈在僥洗三昧泉之後乎說誠荒唐姑存之以志異宋高僧傳

智潤禪師陜西寶雞人洪武初雲遊至彭居龍興寺始脩殿宇兩廊士民祈禱三十餘年不安床席晝夜惟一木椅趺坐戒行孤潔洪武二十七年蜀獻王召住昭覺寺賜號光照禪師一日無恙沐浴坐化壽八十九塔葬於西禪寺出古志

郴徐師名法本臨江鄉人自幼神秀頭具髮父母惟師

一子猶憶金華之市七歲舉動如成人一日忽告父母曰兒久處塵囂俗緣未釋今欲弃俗惟願二親莫以兒爲念父母若止之繼之以泣師乃絶粒不食父母憫而從之遂削髮入山絶跡不踐家門勤修苦行日夕不輟年及壯五經律論藏典不博覽遠近咸瞻禮之韋處厚守盛山嘗爲方外交年九十九一日告衆曰緣業將盡吾將西歸汝輩宜自勉端坐而化大覺寺有師若行祖剎落 開縣志

宋成都府有僧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于

留亦不過晉一日忽見山僕曰先生來晨請僧誦經
在樂市采柰逆至則已左引入溪嶺數重烟霧卒見一跨
溪山閣乃其居也僕出白先生請師誦經老病起遲
君至竇路品乞見報師報之先生果出野服黎杖兩
眉垂肩默揖焚香側聽而入齋則蔬盤竹箸秫飯杞
菊不調鹽酪美甚饜飯訖下襯一鏹僕曰先生寄
語遠來未及攀送僕倒送行僧于中途問曰先生何
姓曰姓孫何名僕倒于倫掌書思邈二字僧嗟駭僕
忽不見凡尋二日竟迷路蹤歸視襯金乃入金錢一百

由茲一錯身輕無疾至大宋元嘉中年一百五十歲長遊都市後隱不見同上

梁釋慧韶年十二出家具戒遊京聽講以義淺乃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勝當夕夢探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葉覺而惜曰吾從學必淺深極矣後梁武陵王鎮蜀請于龍淵寺講見一青衣神拜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後法化盛行是年七月告衆安坐而逝龍淵寺即今之石犀寺也同上勸善書

唐玄宗入蜀夢孫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雄

黃千斤於峨嵋嶺上，中使王山求年見之，一人偏巾

被褐，鬢髮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以手

指大盤石曰：可致藥于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

石上朱書有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

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酉陽雜俎

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角不能隱。上詰

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

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玄宗怒，慢罵

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

之復大公言于王禱中乃易禱觀之禱明堂見大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大公遠形上懼謝焉怒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遠咲曰為我謝陛下 酉陽雜俎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僅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床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床數尺氣蒸如炊流

汗祖猨猴僧知其與人殊來胡不辭而去勿往村落每住不逾信宿含物口吞不食數月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爲設道場齋拔忽起就謂衆人曰試覩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郭采眞尊師說也 酉陽雜俎

俞宋眞人金谿閣下有石室石像故志稱通鑑云姓俞宋氏字道微不知何許時人少遇異人受還元煉丹不死之方自號歸元子隱鍊於此山一日常遊成

都新都廣都閬至莫仍還丹室有日遊三都夜宿金雞之談余考重慶志云余朱洞其先出元魏余朱族洞實異人得道唐僖懿間樂拓成都市中於江濱取白石授水殺莫測後自果至合賣丹於市價十二萬刺史召問其值更增十倍以其反覆以慶節棄諸江流人姓白石得之授以丹與二人俱仙去張商英爲作傳而考其名蓬州亦類是焉引蓬雅州志

唐玄宗射中一鶴帶箭西南逝益州青城山道士徐佐卿一日忽不懌謂其徒曰吾爲飛矢所中尋已無

悲然箭非人間所有吾掛於壁後年箭主至則付之及帝幸蜀偶至觀視箭取而玩之乃曩歲射鶴御箭也深異之

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盌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淡水食者旋刎去鱗腸其味香羙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盌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見賓退錄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時或自游江岸開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頸不語無過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守輔也外具九竅即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于上臣下不可正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

之九竅亦無由發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從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攻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竇藥常以此爲念毋見恐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于良醫自逃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詎之忽乎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也滿今却歸島上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尋不得 瀟湘錄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上六丁驅役之術授之大曆中西川節度使崔寧嘗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焚香一爐以所憂淨表置爐上忽然飛去食頃得所封表草墜于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師姜玄辨至德中於九

龍觀拾力焚香數歲因拾得殘缺經四五紙是太上
役使六丁法咒術備足乃避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
法作壇持咒晝夜精勤不經云十四日玄辨爲九
日而颶風忽有黑氣暴雨驚駭於人視之雨下而壇場
未濕又有雷電霹靂亦不爲驚懼良久見奇形異狀
鬼神繞之亦不畏須臾有鐵甲兵士數千人金甲兵士
數千噉噪而下亦不驚懼須臾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
即有天女着繡履繡衣大冠佩劍立問玄辨曰既有
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爲請六甲兵使一時隱

夫有此別旦有一丁符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
授道謂曰術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無以自致術
非道無以延長若得術而不得道亦如欲適萬里而
足不行也術者雖能點瘞尊系除死籙而當棲心妙
域注念丹華立功以助其外鍊魄以存其內內外齊
一然後可以適道可以長存也嗽嚥山中神仙萬餘
人負黃人紀須道品功分嵩獨以度殄人各以教觀
道之纖芥未造其玄微纖微之爻與汝今所刻責
師度可以攝授生之命也御玄樞隱去二十餘歲此

年龍蛇之交當隨師登峨嵋入洞天不久住矣是年大曆十二年丁巳殖與玄游隱去不復見出仙傳拾遺

陽平謫仙不言姓氏初九隴人張守珪仙居山有茶園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工者雜處園中有一少年自言無親族賃爲摘茶甚勤愿守珪憐之以爲義男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無親族願爲義男之妻孝義端恪守珪甚喜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隔鹽酪既闕守珪甚憂之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于樹下以杖叩樹得鹽酪而歸

後或有所需但令叩樹取之無不得者其術大亦能
之因與隣婦十數於圳口市相遇為買酒一碗與婦
飲之皆大醉而碗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
珪問其術受于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
有小過謫于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
間城闕相類否對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
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
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
輔佐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返生之

十老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眞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爲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預關于洞中焉龍神祠廟血食之師皆爲洞府所統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中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也旬日之間忽失其夫婦出仙傳拾遺

馮大亮者彭州導江人也家貧好道亦無所修習每道士方術之人過其門而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

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其妻對道士歎曰衣食所給在此牛耳牛既死矣何以贍日僕乎慈母山道士毋過其家御怨歎累日是時道士復來夫婦以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御取皮欒綴如牛形斫木爲脚以絕緊其口驅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挽磨力倍於常道士亦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收童憐之因解其口遽戊皮骨而已然御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新感遇御公仍力行救物好賓客有棋叟二五

人詣其家飲酒常不償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
人曰我戴人公明日須來共謀一醉無以人多爲訝
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家於神中出桃木一枝纔五六
寸栽於庭中使飲酒盡醉而去曰勞費資酒無以爲
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貢助天子無名國
史千年後會於峨嵋巨人宮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
而去旬日而樹已成逕高十餘丈大已徑尺其家金
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雖王孫貴盛之家不能
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貢錢二十萬貫以資國用

山仙傳

拾遺

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后韋氏）將還殺廟撫其輪轝而曰歸之第與吾南歸猶得為太一宮主冠矣徂猶整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從彷之誓曰吾先歸若不迎君有瞽吾目乃升車既至而既則所見大異未久后爾明募醫療者莫能效有道士應募中貴道之入宮金鍼一撥左翳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以有稱鍼重朗更煩終治其右翳當不貴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言也后惕然起謝曰吾師聖人

也知吾之隱故几而留謝之者不谷方啜茶遽索去
方回謝其報德寓一二者詭曰太白不相忘略脩豐泉
縣宋仙槐足矣挪衣即出時上方視朝也俟下人長
樂大驚急跡訪之寂無所得后至剛中所成都而得
右東劇圖宋仙像進入儼然道士也
張魏公在蜀時有祝僧雜犯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
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四尼俱行好大醉狂歌
成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其將逝矣別有藥術因
指二尼此婦于歌僧成將反緻之遂留遲為辦酒肉

夜會客與之劇飲裕微行翔市僻處得其三尼及坐
合掌謡笑逸態絕世飲將闌裕謂尼曰可為抑術階
東山也因徐起對舞曳緒回雪迅起摩跌技文絕倫
也良久尚懸而舞不已裕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
將佩刀狠謂酒狂各擲之裕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
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裕僧笑曰無草草徐
棗尼三支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
頭釘耳于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瀝入斷瘡中面赤
而歌手復拍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illegible]

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十僧不欲住關沙門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色漸薄積七日唯有黑跡至八日跡已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酉陽雜俎

僞蜀王時高唐觀道士黃萬戶學六丁法于道士張君嘗持一鐵鞭療疾不以財物介懷然好與鄉人爭訟州縣不之理也戎州刺史文思略亦有戲術曾剪紙爲魚投于盆內而活萬戶投符化獺而食之其鐵

觀爲文忽略收之歸至沿州上其𩋿而郡縣告災後蜀主召入宮別示諸子俾認衛萬戶乃指後主其術仙者倣此北夢瑣言

黃姑店貝觀家于萬歲縣古城東五里白馬渡南岸乃黃道士之女也因洗菜江干見青衣數童子持青驄白馬指請攬轡者數姑黙歸詰其嫂嫂異之翌日姑嫂偕至舊所童馬亦然嫂曰試者姑方攬轡上馬即登天而去俄頃五色雲氣結于東山郡人覩其神者知姑白日升仙因其嫂故名曰姑嫂號東山曰神

仙山唐太常卿韋景駿爲守時始作步虛詞十九篇以刺其嫂唐公次序之致謂始自此稅駕于巫山縣即神女也以上見紹定四年癸科仁仲記開縣志

樵陽子者蜀灌縣青城山樵子也本大足縣人姓雲氏方誕有跡而見慕於其門者父若母因呼之化緣化緣可二歲父若母死安縣縣民陳和養爲子十餘歲陳父母亦死化緣孱然一孤童耳則托足青城山下童翁家童翁又貧其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特升米或碗許米市樵子柴蕞一挑樵

子不討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入山益深雪益六七尺許所見惟高崖幽壑古木架陰凝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白手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頗瑰偉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益有所指授其語秘不傳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而曰是中爾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恭甚號之曰樵陽子以故人若稱樵陽子云二老人俛去樵陽子徘徊巖谷間隱隱聞隔崖彈琴聲致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絲絲踟躕坐樹下比百數年日敗衣

捨形類貌稍大來樂人過而怪訝邪怪邪頗以語灌
縣人灌縣人轉相詰拜兒物色識得童家兒兒昔
雷宇一年入谷得不死與戲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
則灌縣人令覓其也獨而在山中臨問狀其所對班
班應占記非童子曰吻也自言其前身在樹中令使
使人砍樹樹中畫君雷震者令人發其腹剖然開現委蛻
竟髮垂額覆領指爪繞身且貌象則禖陽子也令驚
歎而追尋並蛻坐處孤得一石匣匣有券券有文字
亦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絲禖陽字以自隨有劍劍

不能指今失所在其時令下教御其龜其樹中蛻氣脩居椎陽子於是椎陽子之名一時而傾動州郡士庶競來瞻謁椎陽子于遂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愈益从椎陽子避而匿安縣之天池士庶則亦走天池趾相錯其鄉縉紳以治官長車蓋相望而獨石泉有令某偕畢貴也問外丹何若椎陽子笑謂令某而仁是皆人外丹命疑萌孢根剌滑而丹某將因緣爲功教令名之妖人上變盜遵司用事令追捕毋醸亂事下成都張尹宜某按治椎陽子不服至前詰其故而

許丞夫患罵衍揚四救稱彌楞之孤誤者也惡齊國圭
月獄成玉親察其特康其非辜覆丞贖身爲白衣中
丞是夫童而好脩安所遊人間世而默衆爲事得解
久之譚中丞來撫所司卽何所築庵建大通觀遣還
山厥後凡開府及鎮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樵陽
率一再往不拒也顧其意忽忽不自得會吾常吳絲
知以捧表過家謁撫之江南樵陽子灑然從焉來則
止常之永慶寺亦數過吾廬比護方伯城南別業稍
一遊武林西湖就而徵未來事若鳴已疾者麇集樵

陽子不甚應問露無班卽往徃中樵陽子在山尋佃
黃精出山乃復火食後北就素終歲廢僕君長有絶
異者故求名強而自名曰思道亦出山後輿相傳其
大安孔文進士也與肉泣趙若蕭同榜友善交鳴春
大定八爲樵陽子言如此留未一歲餘猶會黃東
老古雖定峨嵋樹中也百年既出求復定去公青城
樹中身托樵陽子最爾也張孫陽因折瓊花事推明
陰陽性命之變以爲必得金丹方是最上乘幾是乎
余不佞爲立説蓋獲樵陽子與人世爽悟穆不累

入我教人只於心地上領悟宗旨雖以通儒者言不謬嗟乎余不能極稱楊子所論矣傳為孫栢潭先生作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床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中有人甚衆立觀久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壻賈奕與己爭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漆黒高數丈聽

有叫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復覓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鈹刀趨視之有不登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天尊像責曰何故竊發襆頭一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其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鬘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導之一促之乃升石

崖上平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
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苜蓿附地亦飛花
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横亘
天候澂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果樹仙子爲
伍迭謡歌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艧交煥其地
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空
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二人如舊相識趨求爲弟子不
許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
兩道横以變聲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

下綠背豐隆頂有　乃引出關兩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聽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事趙自視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何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至冤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宗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

鬼遊上清記故事出諸家 酉陽雜俎

彭州張道人慕道遊嘉眉雅間常誦太上感應篇

宋慶元元年寓一茶肆日供齋僕令誦此經道人輒

念一半而輟一日因疾見一兇吏呼至官府入門見

饑餓者無數又過一門見一大廳階下旗幟羅列中

坐一人問曰在生誦感應篇何故止誦一半道人不

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今還人間更受苦者

吏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全所以至此今到人間可

究全篇遂醒學諭宋字正見之道人具言其事 出古志

東川牙將者其子骨瘠忽一日謂地曰吾其合日其宿癡疾亟被茲業病聞大聖院神道欲令身出家依止供養兼消除罪根其父許之由是優婆塞修夙夜無息經數載倏尔能言抗音清辨超于群輩後有跛童子者視茲寺異發願于大聖院移身若行懺悔求福未逾期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拔躁無礙事發具本院碑殿右東廡有瘖僧跛童子二畫像並存焉太平廣記

成汭鎮荆州有墊江縣令崔與其主簿李矩不協鄰于水火一旦群盜劫縣殺崔令賊過後矩入宅檢校有

一應子方遊戲見矩以爲遊戲適明年王偵將衆

知矩與崔大欽頗覺之訊詰憑州推問不伏遂解江

陵禁右廂獄廂吏速子具獄擬其坐言于刑官范

某曰季矩訴詞須移究究之范固不許當竟鍛鍊以成

之矩歸別戕家人勿燒紙錢訟于地下纔一月常某

暴亡後孫矩亦稱冤見身死見矩至因其不受刑官深恩

非敢遂汝但須冊只要爲證耳及妻子以誠祈之乞

容旬月處分家事訖而斷若飲食如常但困憊踰月

而卒此彦有詩

唐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邢州刺史至卒后一年忽覺精神恍忽悲恚往忘來家與之一日無恙卒三日再蘇謂其孫佐曰昨爲冥司攝去有官人著緋執板至府迎之先拜公輔撿簿曰某罪人見攝安州得迎拜官人曰使君忘之矣某雖陰職事曰衙也初官後伏侍從而近奉天符得鄴都掾地司所奏君任鄴都令日于仙都勘取其人陰君寫經四卷至今未還天符今追生魂勘寫恐使君不知欲面見陳此辭述以報往恩耳使君願覺近日忽忽悲恐精神遺忘否此生

覦故也于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使君歸儲一
明至黃籙道場懺悔兼送經歸于本觀生冤即釋
今因進本司檢使君年祿久近遂追有吏執案云
公卿但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言訖官人
吏送公卿還乃于成都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二處
修黃籙道場送經還本觀公卿平復如常歷官年壽
皆如所說出物者
也至磨崖臨江上里人曾修行誼濟人利物道傍豎一
小亭冬具粥夏具茶以周往來過晚止宿供備者

助以資糧遠近皆號爲包居士忽于永樂三年有縈
昌縣父子三人執餓至家揖而進曰吾乃償債人也
去夏因病篤恍惚若拘攝者挑批謂吾曰官喻汝押
入一大城內四面俱鐵壁至廳有一綠衣判官命牛
頭採吾至案下曰汝不應死只爲汝父開縣監斷橋
包至府償五千貫文今放汝回還復引至一大殿下
仍命判官厲聲唱名如前發放令押出城將吾推入
河中即醒病遂愈至今秋復見催迫特來還債至廣
曰吾家無餓借貸且公言甚謬固辭彼强授廣不

得已納之仍以其錢設齋用急不以一毫自利時縣
尹徐成事欲白其事忘應總止年九十七無疾而卒
唐漢州孔目官陳昭元和二年五月忽暴亡見兩
黃衣云王追汝隨行約二十里見一城引入見王曰
元年從州刺史竇遂遭承使帖殺牛事今劉闢拒諱
須得竇遂對須臾有史使綠衣云姓趙引昭去又行
十里許有一院守趙隔牆與云竇使君陳昭已到遂
呼云劉闢反時有帖令殺牛四十七頭造乾脯犒州
供軍此帖何在昭云當時有一文字用麻面紙寫見

在當州孔目院趙典處遂發使者同昭往取行到州衙門已鎖閉使者語昭云但隨我來所至門皆自開入一小房內竹架上檢得將出復回舊所不覺遂及劉關見是親書方且承伏實再三致謝趙語昭曰此事已對定了然殺牛之時公自取一頭昭未服問趙云此處與陽間不同分毫不差豈可諱辭須見便見追到殺牛頭入舁籠同至昭始且伏趙曰據條決一百斷劉五十又云公在生世有何功德昭云惟持金剛經一卷言訖見一小綉袱裹一卷經從外飛入趙

云此是公所持經特來相救昭瞻禮求救不勝喜躍
趙云既有此善是可免罪乃引至忘證海主者處將
經一現但聞楚痛之聲趙云劉闌　彭受報說劉祿
鐵所主者為檢良久云成都府華陽縣有姓李名劍
金適作乃貞元十五年改作昭從一遊召今年五十
二更有十二年壽趙曰此人持經有功德當與添
年生祿主者再為檢簿云既有此福可至八十四昭
拜謝而退與趙泣別云感君恩德何以力報趙執手
云君歸人間須修善業持經之際與少燒藏或因本

命燒殺須分明標列送上併及生祿主者言訖上高
便行而縊時已四日自後休職持經終老勸善書
家留人馮子春爲資州守且婿從之宦嘗須公使綾
盆老兵持以入婿歷之而稱失去且詰馮云本當用
馮以爲兵所竊置諸獄兵衆老不能堪訊鞫遂自誣
伏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矣既論罪以杖且責償完
宜兵不勝冤憤具狀訴于東嶽行宮泣拜而焚之仍
餘一紙繫腰間乃自經于廟門之外馮受代復調果
州忽覓此兵正書在側愕然固汝死已二年却何到

此對曰銀魚事洪陳訴于獄於人令來追知府女婿對理馮驚懼之次俄失所在其婿即君即惡當日死馮後七日亦卒 同上勸善書

僞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被群盜劫掠其貲財罄盡寺原有釋迦羅漢像袈裟為千載之世物也賊曹全取與其妻拆而易之夫婦肩時手指節節墮落髮鬢俱墜尋事敗戮于市 同上

唐成都府建昌寺僧年餘開成三年八月暴卒忽見四人來迎至一河側有大樹使者曰此非人間也

還記在生事業否年曰幼年曾念金剛經使者曰此經宜令其重誦誦之四人合掌靜聽至四果章四人止之忽然不見須臾又一人來問曰何者何人到此年具說之曰此四人已生天爾可速歸也迴身見一大蛇作人語索命年曰不省害汝待蛇曰在雅州時年因思十三歲時於渠以鐵傷同伴殺之非我也蛇曰因你傷我遂走不得致被人殺須還我命年許轉金剛經一千遍蛇俯低頭而去傍有送者抱年拋來牀上遂活時將家說備細亂來看其說其事因記轉

經一日未畢其夜又夢向使曰冤家不去須更得眾僧誦半日方足次夕夢然謝曰感經功德已得生人類矣言訖而寤（同上）

唐大和五年梓州人倪勤以武略稱因典涪州興教倉素持金剛經倉有廳事面江甚爲勝槩勤乃設佛像而讀經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漲雖不至此廳下益讀益勵洎水退周視數里室屋盡溺惟此廳略不霑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報應錄）

蜀將尹偃有卒後期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

怒榜幾至死卒弟性友愛不平乃以刀刻膚爲殺尹
所字以墨涅之偃知其事杖殺之及平南詔入寇偃領
衆保邛崍關恃勇悉衆出關逐之忽見死者擁黃衾
前導心惡之問左右咸無所見還遇伏中數十鎗而
死由是觀之暴者亦當知所戒也

新繁縣李氏養蠶甚多值桑貴以其家所栽之桑貨
於人得利倍於養蠶乃聚蠶瘞之傷生過多既而有
客造饅頭食之擘開饅頭內有蠶一包未幾疫病
傳染死者殆絕

唐黔南觀察使奏臣謀以繼嵬大衆兵力不敵棄江陵節度杜悰既謁見怒其不趨庭退而使吏讓之曰汝鳳翔一民也悰兩爲鳳翔節度汝今麾下悉桑梓也臣謀報曰謀雖家世岐下少離中土大傅擁節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台堦此日况在荊南乎悰怒遣殺之發凾與韋相云臣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昔奏請依悰處置救既降悰乃親臨都市監戮之臣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寃枉無狀柰申訴非及但多焚紙墨于泉下理之耳行刑觀者爲肩接

匭押刃之隙悰大驚馳得疾遂輿而返俄有旋風大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獄吏發狂自撲而殞旬日悰卒議者以悰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　南楚新聞

唐楊炎爲侍郎劉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及炎秉政奏貶晏忠州刺史炎又素知庾準與晏素憾擢荊南節度使準希炎旨搆譖殺之天下以爲冤未幾盧杞爲相譖炎貶崖州道中使縊殺之于道此即螳螂黃雀之喻也　警心百勿

宋蜀人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頂准句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于心于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于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潔持誦不兩日孫步武如常兒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云云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所求無不立驗同上

鬼上高駢書

鬼名趙吞　獻指揮使姜知古

時尚駙發古塚取瓶甕成都羅城鬼現形獻

書

趙氏之冤揮臍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呼天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沉於往史誠在前文吞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禦禱不勝人無廟貌於世界遂泗沉於泉壤自蒙天誕使掌冥司伏審渤海高公今君毀吞墳關吞謫居冥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仇遊追起誅夷之禍得不將銘旌而憤志托狐卿以申懷伏希

璐公俯念無依迴翔有鑿特於萬碑免此一坏倘全
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虎

志餘逸編

蜀事多奇及古今詩文有散見于稗篇野録耳目所不及者間見稍後附錄以備觀覽垂法戒則承收之不復類次博雅君子一攷亦有取焉

瀘安在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奢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元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

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時元
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
恩院裡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
神交合若符契 本事詩

何隨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者謂言一篇論道德仁讓
嘗有屠牽豬過隨門豬索斷失之豬認溷中隨便牽
與之家務守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之恐盜者覺棄
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履疾而歸 華陽志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求載一名子雲不

聽以魚人無義正如圖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安識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諸葛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漢城擄姜維驅士女數千人還人皆賀亮亮容貌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虎狼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

郭仲四事

魏軍至費禕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蜀志）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秋服後行得遺賄

一裴有緡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

也 華陽國志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位冑

誦讀聲埜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

諸吏皆孝友 益部耆舊傳

蜀人王長文天資聰警高朗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

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

名擬易玄以爲春秋三傳經不同乃據經摭傳著春

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禮記祭煩粜要凡十篇皆行于

時長文聞益州亂以道經益得老蠶緣枯桑之葉歎曰桑無葉蠶已卒也吾蜀人殄于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焦氏類林

魏帝發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都上其事如茂先言　焦氏類林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炊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

殺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矣有告戍卒謀亂

右夜楊彥齡筆錄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廐為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為變焦氏類林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所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

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徐州刺史董榮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皮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纂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益部耆舊傳

歐陽彬爲嘉州刺史嘗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檮杌

楚王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
而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
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峨眉山 高士傳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
為言利害與人子言則依於孝與人弟言則依於順
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
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
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學已
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

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王貢龔鮑傳序

廣漢鳴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耿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目耿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耿　論衡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

獲並粟比鵲相隨啄徙食行數里果有獲並粟者益部耆舊傳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圖辟支佛于火中結跏趺坐煙飛雷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虞為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則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畫品

張琟虞顧蜀雅聞孫知微欲一見之終不可致一日

閣在僧舍飲啄損車騎詰之節按閣道去郵亭還朝出劍閣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曰公府吾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後爲知節守成都與知微遊處得其畫甚多爲解所服金帶贈之即鬖亭祀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者以爲是孫思邈李太白也畫史

劉琰在蜀車服飲食務爲侈靡侍婢數十能爲聲樂教誦魯靈光殿賦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并於魏（出異苑）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出資暇錄）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畫以休休微之驚服

蜀人聶煥傳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花樹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類林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闕失寘擯右列卒不仕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為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詰其徒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覺竟不知其為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白鶴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洿瀆獨醒自貧賢人淵天淵雞尋處士茅屋照影自憐潮水碧高吟竊得蜀山青城

南老樹如相問不枉欄空過洞庭 梁谿謝志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决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原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 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瀵江人馮大韋見樵叟八人各出杉木一枝長十五六寸曰可栽庭中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旬日而樹凌空金玉日充盈其人後隱于此

内江化龍山治西郭外宋朱真人修煉之所有凌風臺冷然洞長樂洞憑虛御空清江白石極目可愛洞口花開臺畔鶴舞一鶴相對凌風冷然長樂在我何必受籙御蹤里中勝槩沈侯文室評爲第一 内江志

唐乾符三年宗室隴西公李淑爲綿州刺史仁樂疲痾恚甫睹庚訓飭姦猾豁擢真良莅任明年政成俗泰甘露降于庭樹靈芝之產于樂郊詳見于雲 真像記

天寶間玄宗幸蜀受敕以藩邸舊臣扈駕至綿州書角鷹於督郵亭壁甚精妙刺史模于石豎州堂後當

時虜隼不敢入城後役守文模益換前研將載歸至城
南舟壞沒于渾乃嘆曰無功矣後人遂名其灘曰無
功

元和四年魏城縣南有洞曰高涼橫石如偵厓壁盤旋
鑿傍垒絕壁根山不落上摩凌霄屹然岩岩其狹可
俯而入焉則崆峒潸敞如堂如室中有崔司業石刻
縣令沈超政暇拔得之屬侍御史李洵記其事自跋
云崔司業融當中宗嗣聖間是天后久視元年莅邑
也刻鑴猶在於此石室迨今已百年矣人莫得見沈

超以公務之餘覽盧公照璘放生池碑於西墅有好事者大槩文紀曰昔崔文公有記存于右堂觀焉遂不俟車馬蹤然而至薙雕披之蔓刜鉏狎獵之封苔鳥跡依然匪磨匪磷嗟乎以公之德而發跡于斯以公之文而湮殁於此百年已降後進君子曾不稱之者與超竊承下風所訪高蹤窮月增慨臨文求懷不興之詞輒勒其年月云耳

羅江縣爲池寺相傳有戒僧居之每日必誦金剛經後順寂茶毗獨心舌不燼其徒作塔以藏歲時參禮

甚衆人或以手入堀摸驗宛然温軟及出視之則皆
硬石矣其狀酷似今猶存
金紫橋木龍綿州治南二十五里永樂間有大木横
溪口宛如龍狀鱗甲如錢半卧沙磧半在水中人於
旁浴每每於水中得錢距今百五十年嘉靖元年夏
有龍自溪出遂銜去不知所在
本朝正統七年寧遠黄誠以刑部侍郎何文淵薦自
温州幕知綿州事一新百廢政聲甚著當造冊增鄉
派民多款以所佃田起科附籍又有借糧嘗爲里長

者黃謂之曰紹州土狹民貧必為後日之患乃令以所懸田止過東澄洛水二鄉舊糧鄉田雖增賦稅不加民至今賴之

紹州有院相陸瀕溪有石龜鑿佛莫稽每夕北斗見時視之止在其首雖斗柄轉移星影常然亦一奇也

紹州東城北五里為芙蓉上遊其水通於靈山麓有獸潛其中狀如驢不時出遊上下飛常或沫水中或臥沙渚每出必旱必澇見者亦不吉

蝦蟆灘石蟆治北七里舊有石如墓狀踞灘口張口

何南相傳城中皇當無蝗蝝蓋此石所致弘治間知
州汪洪以脩朱容堰于此鑿碎其後遂不驗矣
鯉魚橋仙跡治北八里舊浯江滙入芙蓉溪上游沿
岍多民田毋夏秋潦水逆流魚鯉遡水上多食民禾稼民
甚病之後過一異人於橋底鑿一穴一網其魚遂集
灘下不敢上游人毋于此得捕之得利數倍今橋圯
魚復爲害
龍會觀晝夜治東六十里有覩曰龍會弘治間居人
廖天恕焚獻其中以殿尾以滑將爲天花夜數十覆

其上回工已施膠粉有事去數月不至教集廠中舁
靜夜聞有聲疑爲鼠耗所嚙後工至啓視之則已畣
尖鋒跡天成莫測起落處至今宛然如新

弘治甲子綿州副使白翱自知處州丁內艱歸新置
居第始築小廳基實巨甕有金魚在側值雷雨交作帝
縣有虹垂飲甕中居室夜燿照映比隣見者驚愕爭
趨視之良久起去甕水出涸鄰家政郭祥鵬救治閭
視嘆賞因名其廳曰垂虹

綿州余貴有知黄州休致歸時弘治十年也承宣荒

之後風晨而夕每聞近郊悲號聲乃傭工十人每二人舁大筐日收治河山谷無主道骸及城壕溺浮圂暴露者無慮數百葬所買義塚每遇寒食中下元於河瀆虞祭歲以爲常又郡人老而孤獨及貧而不能婚嫁喪葬者皆資助有差十三年以來連歲旱潦岐龍時出三川衝崩兩岸田地甚衆百姓至忍徙知守廳士悲惻不知呈告有司卒不蒙撿踏蠲免之患田去糧存目爲罷敝深可憫也 以上俱綿州續錄

唐文宗龍化元年嘉州刺史其救降於王建建封假

子宗壽爲嘉王永平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道嘉王宗壽敗之瞿唐王衍立貪侈淫者大起宮殿與諸狎客宦官日夜飲于其間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涕泣諸韓昭等時衍有潘在者曰嘉王酒悲耳諸狎客共以譏言詭謔之坐上讙然衍不能省也卒以亡國俱見五代史

五代蜀主昶鑄鐵錢征諸路通稅能游令田淳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詞甚切直蜀主昶不能用續綱目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為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王者死瘞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為夫猴舉手揶揄之婦弄猴使作伎猴伏地不為撽之輒奮呼入夜走王者之冢跑七悲號七日而死嗟夫若猴者獸耶人耶人殆不如也丐婦夫死即嫁而猴至以死報王者丐婦何足責特著其事為世規耳抑予于是益信往籍所載義獵義駿之類不虛哉

辛卯歲有士人徐潤為余言自蘇稽歸見有鷹巢其

上哺數雛初成鷹不在有巨蛇似拱把可丈餘乃入巢啖其雛鷹至則蛇據其巢以首上啣鷹鷹幾墜繞樹爭敵無能為遂悲鳴去忽至夕鷹以百十群來亦無能用技搏蛇位[illegible]一大鷹啟其群徐徐至大如車輪衆鷹戢搏于前蛇適起延頸矗立大鷹從其後以爪裂之如飈舉信擊不見經營破之如裂凡揚然意甚閑適亦巧于神用矣噫物能自愛其類相救相恤如此顧非義哉落阱下石寧不動昌黎之嘆

後漢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

化作詩三章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
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
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
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作庶備
其一 上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曰大
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至聞風向化所見
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
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曰
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

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温時適部人多有
激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如歸慈母遠夷懷德
歌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
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陋高山岐峻緣崖
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
種人長願臣僕臨叶濫
開元觀在登岡之上下眺城郭視江山一水迴縈衆
峰環抱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虛崇樓切漢制度
瑰瑋遠近稱之久而從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爲烏

厖有門扉刱出而堅不可擠遺老木棧之旁飢而有光洞然可鑒以其為仙棄而不用邇于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遶門檻之上累日不去浹旬之外不知所之

嘉定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稀山中石壁四擁殿右石函長三丈其上鏤為獸花草文理纖妙咳于鬼工緘鑠極固泯然無隙相傳爲尹喜真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大曆中清河崔公為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遺教啓函者必有嚴禍以告崔緊函鼻

跣以數千牛日石函乃開有符錄十軸呈崔曰何者謂有奇寶今符錄而已令緘鎖如故崔是夕暴卒既而甦言曰有冥吏攝吾至一官署者官府即故相呂公謂也謂吾閉其人石函于法當削壽祿即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為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廩耳崔即拜謝甦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有丁使其以事告節制崔當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二年而卒

嘉州烏尤山樂氏相傳為觀音大士至此見兩河沙

所鬼狠嗷嗷乃化為鬼王名面然云大士七十二化
至此自現其像大殿鬼面遂世不化今天下作齋醮
儀成曰面尤甘定面然鬼王非有像故請其像不得
其真容禱之忽一僧行走呢喃持其全身像來亦足徵
其顯甚矣
峻豐寺元時為戰場多鬼祟至正間僧千峰曾為
獄卒令盜囚徒會訊千峰曰世亂刑察多不當是吾
儕汝釋之我亦從此逝矣遂削髮為僧結庵九峰山
時挾一銅鐘以碎祟謝之幽明鐘後有一人走告

郡守曰有僧鳴鐘家家甚不安可禁之守像其人不允乃許而陰覘之至碧津渡即入水去守曰此龍王下有龍宮焉因語僧僧既止後數日又鳴之一夕大風雨挈鐘去至今不敢鳴洪鐘

嘉靖辛亥歲嘉定有儒生呂和者畜一猫爲隣竊後知之訟于官盗者畏罪入言須以牛償猫乃可釋盗曰牛頗以犁去此則一家無望矣遂至夜鍵閉門戶拽牛至寢室并其妻孥火焚之以身躍入人物房合俱燼然儒生實不知也後有商聞四者以借訟狹

儒生乎官不答詢衆此生揮殺數人故欠以臧贖耳遂
置之重辟衆咸名之儒生既殁爾得志生子女各一
子甚敏慧至讀書後人試見兒者持之遂昏迷扶出
吐血女安亦殁爾夫婦亦相繼以殁誅時口數數道
前事爾氏亦絕家亦殁不其了兒者豈非天道哉嗚呼
匹婦含冤三年不雨于公平怨駟馬高門報答影響
必不相違司鑒者尚留意哉
威遂有儒生能即其貧來時操觚運思命意迅發作
爲詩歌書字亦可賞與某公詩曰明園君子玩金華

詩但挑雲對晚霞瓜送白衣能釀興東門猶結肅霜

瓜又其公篇所天人卜宅兆乃貽以瘞源尋數日壽

明之蹤不可湮識發而篇廢碑冒伊幾源留伊何況其

泥是斯堂之作悠久無强而散循字帖合人合之成

文噫斯神耶鬼耶仙耶以上俱嘉定州志

嘉定州有黃瓷窰鐵羅漢像小序云峨眉山之下寨

順潭之淵有巨鼎蝸鑄成二一佛脫胎土人物表儀隨

世人度其中空洞不留一物叩之鏗然應大應小吞

滄刀劃髮從不一洗之水則著底投之火則熾然水

火事息二老相視而笑濟翁曰吾見鐵人石心吾信也二老者眞鐵石耳乃爲之頌曰人言怖魔像非金亦非鐵若作世金鐵關芒亦不現種坐應念住一缽千家供順佛遺教故不宣示神通有爲中無爲火發開蓮花無爲中有爲耳露破諸熱魔子自怖畏我無怖畏想致欲坯鎔之爲已冒貴稱類世主慈觀虎兒失爪角致得楚孤書有字不可讀孤涎看其心字轟烙焫然却來觀六經全是顛倒想今世書雲士愼莫作此解同前

內江小龍溪山勢盤曲溪流縈紆形有巨虬似龍與老僧同偕寺中一日入溪潭居數歲里人因歲旱取泉潛龍湧水騰波而去溪石大裂今其洞穿兩山陰谷中故溪名小龍 內江志

郫縣張俞嘗遊蓬萊廟留詩云玉闕樓前翻碧霞經年培養牡丹芽不妨野鹿踰墻入啣出宮中第一花又金玉樓臺插碧空笙歌迭響入天風當將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有蓬壺子謂曰吾蓬萊第一宮太真也遂引俞至一洞口見衆仙拱列以待云處

子詩妙甜增壽一絕

郴人得巨蛇于南郭渠長八九尺許刳剔臟腹盤曲置火上焙之逾數日數歲子忽發癘連裂痛楚難狀蛇謂之曰汝無狀剝我而焚之今汝見亦知此苦否其人驚乃取蛇投去行刻以水洗沃焚香祈謝送之故處久之蛇復蜿蜒而去今見亦平愈見古今集記

滙川周野雲以果過知當路浮祐年閒再二十謁余御置玠于嵩碧那其寺因緣　坂林周閭叢密中戲笑聲仰之則五六童子亦席地而坐野雲拜之童子但

領之而已野雲意甚宜子舒心稍不平但丞存亦遂蹲而觀之須臾一童子携尊俎至野雲渴意可及已因問諸所君何處童子不荅樂學酬酢談笑自如若傍無人者野雲怒起一童子目之曰我輩此樂不減橘中之老君謂何如捧盞者一童子酌酒令飲野雲提首一童子捧俎令取菓野雲亦不復飲而去一童子曰彼安能忘情蛙上太金孫也又一童子曰此人心事亦好但易怒耳一童子曰幹十年後須當憶我野雲歸以語僧惟之僧往獨處見菓核狼藉而已僧曰是仙

虫也野雲大恨無緣僥而某太守妻之以妾名垂楊
始悟堤上金絲之說後追憶仙童方意名門遊青城
山戒傳亦得道云 江湖紀聞

僞蜀詞人文谷記劉光祚劉方約一道人有桃核杯
二十至取杯出視之淵大餘紋采粲然真蟠桃核也
劉曰予少年遊華岳逢一道士贈者寶之有年矣座
上二道士一出白石圓子上有文采如二童子引仙
人眉髮悉備云爲麻姑洞王得之一出石濶一寸長
二寸五分上隱蟠龍棲鳳形彩俱全云爲巫峽中得

之文否吾曰何幸一日盡睹三奇物蔣生八發

梁山縣蟠龍山孤峙秀傑突出衆山之上下有二洞洞中有二石如龍狀首尾相蟠故名洞門軒豁如堂倒垂一石長丈餘石髓常不絕滴後漢張士修煉于此唐封廣澤侯洞中之泉下注垂崖約二百餘丈噴薄如霧張畫猶題云水味甘腴偏宜煮茗范石湖以爲天下瀑布第一　梁山縣志

宋何光遠作鑒戒錄記孟氏有蜀時翰林學士徐光溥與侍郎劉羲叟分直忽視庭中鶴逝出徐因題之

劉詩多譏誚徐託土木與蜀人詩成與學士從此不睚徐詩曰近出班堦數十株更添幽景向蓬壺出來似有凌雲勢用作丹梯得也無劉詩曰徐徐出土非人種枝葉難教日月壺若是因緣生此地從他長養譬如無 事文類聚

李青霞眉州人李氏子穉孫失明歲荒父母不能存棄之江泥至青衣漁人大婦無子者得之曰吾兒也始發之十餘歲爲人傭磨有瞽叟挾琵琶說往事者携之去教以所習雅善其藝至綿州多游士大夫之

門一日在高翰林舍遇有道士與高公論丹法李忽
躍然擊碎琵琶而求爲徒道士壯而許之遊諸名山
將十載不知所授受還絕稱曰青霞道人高公即之
已有所悟奕然往往以術捲其妙出入于真偽之間
令人疑信不定杯酒戲丸垢膩撥盆碁得瓮絣冶炙
充坐饌又爭爲鶴舞飛起二三尺墜地無聲又道人
隱衆識未來諸謎巧發許中嘉靖己亥還其妹在傭
伍訪而嫁娶之數載復歸絕李于五夏山趣訖世廟
忽有旨求李青霞所可蹤跡無影嚮甚以後又數年

州别駕姓姚者江西人分務往齋宿城隍祠問掾獻道士曰爾名道大歲遊道士愕然曰小道名何客上達曰吾來時有李青霞道人名吾郡士大夫皆當敬之行時謂余必遇青州此吾鄉也城隍祠道士曾夭成晉侍我稿徙今尚在猶記我嘗言天成形狀曰李御塗稱吾等俱往視其墓何由復君貴鄉州人始知青霞不死而 蔣是術以劍會絹墓其尸解處也張玄羽記

綿州魏子敬脫好談玄遇異人指授遂究極閫奧因贈之以詩府謁者彭興時禍于其右盆指異人言也今

其石刻尚存昔人在烏石山下掘地得之尾註淳熙魏子敬字彥遠劉某字敬叔也蜀道志載爲魏公張浚詩州志載爲魏子敬題鹿堂治詩疑子字無所指又安陵子爲子京志是者失之矣綿竹志

孟蜀武德軍節度副使歐陽炯撰花間集序云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迴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行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

學南内千三千玳瑁之簪競富尊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逕春風寧尋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常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荃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

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
分爲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爲序引昔郢
人有歌陽春者號爲絕唱乃命之爲花間集庶以陽
春之甲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
唱蓮舟之引時大蜀廣政三年夏四月日序
司馬相如有封禪書四篇其一 曰自我天覆雲之油
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
穗我穡何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氾布
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

偽蜀王崇信鎮瀛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頃宗信左右孫延珦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錦袍來謁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亦怯人也延珦因譖曰蘇鐸迎受公密委其如包藏禍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臠然後斬之及延珦作逆其殺法之狀一如鐸焉 勸善書

蜀梓山縣郫李夢楨經商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楨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身代母三載方還夢楨刺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甚昭然耳 同上

婦孟熙取果實養母承顏順旨昏定晨省出告返面不倦昔卒父常云我雖貧窮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水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苫守地墳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富焉同上

蜀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之中流婦出渚次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熟而進之於姑聞者嘆駭同前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制度瓌異耆老相傳云頃有荊湘沂流何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檝取之千夫牽挽終不及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嘗病瘖忽一日畫地告其父曰我宿障深重被茲業疾聞大聖神通我欲捨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乃度潔焚修夙夜無怠經三四載忽爾能言抗音清辯超于恒輩彼有跛童子者覩茲奇異發願于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春歲忽能起

行筯常自仰汲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殺釆無有瘖

僧暇畫子畫像焉同前

宋蘇洵嘗于天聖中至玉局觀無礙子肆中見一畫

像筆法清奇云乃張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嘗無

子因解玉環易之每旦露香以告乃得軾又得轍性

嗜書皆成大儒洵乃自替其像同前

宋成都費孜年三十歲其母因看蠶市二月三日過龍

興觀川衆齋受籙遂請叔受畫子籙一階十餘年後

因女兒有疾劝劣請處士吳太玄爲又宜看救致疾

之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遂言族在江瀆求之即於籍中不見有瀆頭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鎖于一室中安寢而往不許人驚呼候其自醒與人開門乃開之歷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回爾既而往檢驗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于龍興觀授正一籙巳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籍內檢得其名 同前

唐梓州慧義寺釋清虛姓唐本州人也長誦金剛般

若三乘無懈嘗于山林間揚諷有七鹿馴遶若傾聽焉声息乃去又鄰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室獨存長安二年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遂汲于澗遲致甚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揚經屢驗乃請入彌勒閣焚香誦經逹旦者三忽假寐中見一童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䂓劃地便見泉湧虛往其處遂令人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 同前

唐釋道濟西蜀成都人武德中濟州貴有萬餘緍自京還歸道遇新豐州尹曹青約欲赴任乏路費貺濟

借數百千到綿州復於渡江至中流令從者縛濟以
籠盛沉水中盡分其財濟務戒行常持金剛經雖在
洪波水不入口俄頃如有神力籠浮縛解漂著小洲
時方夜半村人遥見洲上有光即棹小舟來視濟因
得活時竇公軌爲都督濟往訴之召約詰責全不承
認濟爲竇賊在簾下卷簾以示之約頓首請罪濟苦
願放於是不問約泣涕悔謝終身皈向佛經同前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使氣任俠嘗于京師與一
軍使女有私因竊以逃軍使覺之以聞詔萬年縣尉

專往捕乘逝日行數驛得其蹤武自聾縣方覓船而下懼不免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縊之沉于河明日御使至搜武船無跡乃已及武爲鄧霞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武異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升堂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寃家在側何不悔謝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曰無之道士又曰適在階前寃死者是某妓說船初謂是山精不勝遂加呵責彼云被公枉殺已得請於帝故來報公乃爲敘壽年紀

十六七頃有物無條如樂器之絃公何言無我大悟叩頭請辭道士曰彼即欲面見公公自求之乃令洒掃堂中徹去條物焚香舁我于堂門內令清心具衫笏出一小童侍側東偏閣內亦令洒掃垂簾道士坐于堂外令水噴異文以柳枝蘸水灑地却坐瞑目叩齒須臾閣中有人呼嗟之声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有女子被髮裹簾而出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我再拜我驚懼甚反袂掩面女子曰公亦大忍甚之從行雖是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俱

罪棄其於他所尚可何忍見殺武悅謝請以經功贖冤道士亦爲之請女子曰吾訴于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言畢出至閣門而滅道士亦謝去明日武遂卒同前

宋成都人宋固爲縣之文學鄉者長有病者困臥境上將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悼于閩官誘令過汊流牛飲橋蓋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汲積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持抱者然同上

綿竹楊淮有五个字傳其詞曰居士述孔叢隱
代性頗介不能折節從競與物若從心實難撓曾
竊將利以文學遊[illegible]南京西京乃用秦漢隋唐之遺未
央所夢華清含元諸宮遺址皆在焉因慨憶五陵豪貴
莫之蹤跡嘆曰剝剝予者何補于聖世抑奚用遂逐
哉未三年拜秩成均緣親老遂歸其家圖書外杖頭
不滿百錢去郭十里許有別業遂請學稼毋有酒瓶
便孤酌素心時至不惓備酬酢性喜涉獵書史雖簑
笠耕灌中未嘗去手不求甚解毋喜怒哀樂倦懶狂

號則見乎並什以發暢幽興有託也忘客來訪既去人間客居士作何狀客曰不近名不征利不諂時好不較橫逆不以財累子孫人也居士聞之曰肯我因號五不居士或曰陶靖節自號五柳王無功自號五斗居士乃號五不奚取于五居士曰五中數也于歲爲夏于月爲望于日爲午歲終則冬月終則晦日終則昏盈數也數盈則虧夫君子不居焉昔朝歌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因隱居不仕浪遊五岳名山

意者亦在于斯君士不知何里人其姓字亦不詳或
曰生于龍門山中云贊曰桃源披對俗靡易志衆喜
崇富彼獨逍遥酒過三斗吹躍并至雅好比興不揆
蠢技無豐儀象有惜則氣人目無福必曰都是乃若
事靡巨細莫適親志五典四維未敢叛去毀譽沓余
而若晞溺擬其人殆猗介孤立而不流者乎 綿竹志
宋陸務觀國寧觀古楠記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
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
雨根入地不知幾百丈而陰之所芘東且百兩里書

山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楠未然莫與四楠比者予盡愛而不能去者彌月有石刻其廡下曰是仙人邀君手植予嘆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患疾者起肯殰者愈榮發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為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邀昌老真要以為根柢既去蜀三年而昌老萬里以書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亦奮老獲乃得免願予不免也君為我紀昔意發書且嘆且喜夫物變

懃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始以蜀事
言之則唐節度取孔明祠柏一小枝爲手板書于圖
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
江瀆廟樹木坐謗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
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況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
而丙楠不爲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聖
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
此閣方面皆重德儒人豈其殘賊千歲遺跡侈大棟
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倩出于吏胥梓匠欺罔專

憾以自為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 事文類集

廣安州蒙水記畧成化十年甲午春二月四日巳未廣安守臣遵國家常典有事于山川九日甲子雨電其占為有年十日乙丑霽晴風日妍美太守端溪許公仁命駕郊行幕賓臨武黃君永明文學傅士武昌王君廷威川彦杜史鄧君邦用泰守鄭君廷舉暨余定凡五人聯騎出城北五里許至三十六灘之上睹舍與焉徐行灘石盤踞長數百十丈下或窪洞嵌巖

深可五六尺水清澈可鑒毛髮因與其氣奇所謂龍鏡
者則大小二穴前後相聯前穴水出其中有圓竅机
通前窺之則後穴影映水面宛然一明鏡也石上宋
刻龍鏡二字猶隱隱可辨其旁有若盤盂者若椀楪
者若茶甌酒杯者若筆管者小大不等或密如蜂窠
或疎如棋子或攏列方正如茶盤奇特之狀不一而
足俟顧謂衆曰斯固奇矣至如所謂象水者果孰是
邪柱史君曰圖經云歲當稔則象水出是不常見者
以故父老失傳未易指覓俟曰君何不信今不稔乎

乃與衆率水漸而行俛憩石上石洲坦平淺水沚然
可愛侯起倚石崖注目見水面忽爾旋轉泛若珈珠
驚異之衆亦聚而觀焉意即篆水或者不然侯因姑
靜俟之須臾分明若篆籀文者數千百乃亦漂漂而去
衆始駭異以爲空見侯乃命刻辭綠崖尋舊刻而攷
之則載淳祐乙巳仲春留郡守武昌焦進視衆守郯
耆老曰此天生篆水也出則時和歲豐三十有二載
人莫得見今太守戢暴安民而此水特出云衆始釋
然信篆水之不無我侯竭出奏而修此若盡而掾布

臨流酌酒以爲豐年之慶作記者爲廬陵李定昌祺之子任廣安訓導

何景南遊資縣東巖詩人事何時休紛來如野馬相携觴鏃處去約岩之下清涼二城兩兒值禳禬罷白雲醉堪眠青草春可藉泉并嗽蘇醒樹好留朋暇頻遊我嘗慣忽至公成乍徘徊共幽興靜坐締衣掛中間五百士閱世知幾夏莓苔自成古香火仍同社巖縫更依然莫問豐于話資志

李應元登雅州蒙山詩振衣萬仞岡頭路蒙頂蒼蒼倚大羅欲向雲邊看五岳先從雲際揖三峩上清峰

冷開玄空井露泉空照碧蘿莫謂天台迷舊處青鞋
緑杖擬重過 雅志
劉大謨遊資縣重龍山何年卓錫倚層空樓閣遥聯
紫極宮義獨遠馳青海外人家羅列翠烟中虚堂縹
緲高僧定小徑微茫下界通盡日徘徊渾不厭虬松
鳳竹鬱葱蘢 資志
龍昌期三山即事百貨隨潮船入市萬家沽酒市垂
帘蒼烟巷陌青榕老白露園林紫荔甜 仁壽志
宋京遊資縣北巖資州城郭與山裡北巖正在雲山

底翠壁嵌空抱月明飛閣橫斜鑿來趣遊人秖解愛
城郭不知山底幽人樂六月全無暑氣生三春亦有
林花落蒼楠臥月影如輪乳泉濺起波生鱗利名付
與百忙者早晚自由無事身紅蓮幕下青城客五斗
留人歸未得衙回不用展山圖直到岩邊看秋色[illegible]
删縣有唐張籍梅溪絕句自愛新梅好行尋一徑斜
不教人掃石恐損落來花餘不盡錄
宋翁汝礪雲安下岩次涪翁留著其云徑向山腰轉
門從水面開片雲若下宿一鉢欲方來落日烏銜樹

輕陰花覆苔惟應荔枝熟時僧伯雲迴其二路階松杉寄天空霧雨開山容依檻轉鳥影度江來汲水僧歸去晌花歷印苔年年吞麥熟齊道饑齋迴其三我來二月初荔子花未開僧云此果熟日日公人來自從劉使君樹下生莓苔又欲斫此樹爲公且遲迴其四劉郎年三十見事心孔開雲安十二卿麥炒相往來市欄足乾柳印窠生綠苔明年當替去誰挽馬頭迴夔州志

荻江宿進晋溪漁隱詩磷磷溪頭水盤盤雲裹松布

水須留月有松須乘風來風氣清爽留月光璁瓏參
水流不去松濤常鏦鏦此境不易得懷哉漁隱翁瀉
江排律云天地張機軸陰陽散績紛鳳梭流日月龍
穀捲霞雯織女無庸巧天工豈在勤源頭飛素練流
處洩玄纁天潤江牽線風清浪皺文花飛明濯錦烟
裊暗藏雲誰把并州剪今裁何錫文峽門疑是東江
閣名爲纈吞日頳斜見臨崖綷縩聞若鋪青作襯苔
襯綠成緋伯禹殊縫補元明亦煥炘　夾江志
宋慕容百才大劒山排律李勢非嶠虎公孫是井蛙

聖朝無外户克壤盡爲家疊嶂寧須鎮停鼓久廢撾

原鱗生駱兮鈞馴入彭衙關失千年壯方表萬里遐

隋淵盈須洞使節偏翁劉今蔚誰鷮爲豐羨自樂廓

烽屯開雨雪樵發老烟霞帝德朝宗地仙遊上漢槎

賞可酬酒興摘藻謝詩葩階走楓林葉窗催柏燭花

山亭無刻漏憑几待鳴鴉劒州志

尾屋山徐瀾蔡經縣令絕句尾屋山高雲際來飛巒疊嶂

九霄擢與衆獨立金剛石雪海孤松翠作堆雅志

楊靜元人綿竹縣治詩道衢礙石辭生鱗三兩大家屋

守新滁子有祠存古蹟魏公無家與花鄰傳記但說

千年樹問話那逢百歲人向道前來宜麗地暮雲斜

日紫巖春

眉州孟拾遺祠二絕句　一第何罪死何名千載惟君

與屈平從此蜀江烟雨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右裴激

益西蒙騷吝塵尚從在伎分亡身拾遺竟入玻璃水

猶勝淤泥白馬津 右節紹芳

羅洪載城居憶山四首　一日到城郭滿目是飛埃憶

我紫山好拂衣歸去來 右一　城中豈不佳華屋鱗參

筌不來人靜宜夢我山與溪 右二 溪山素所有新結
讀書廬白雲時往來碧樹相蔽虧 右三 晨夫抱膝嘯
村婦偷耕歸鳴鳥在茂樹吠犬巡柴扉 右四 永川志
綿令張文奎前溪庵絕句 一棧流泉注石在籬門穿
樹不須忽山僧那識王喬令惟見飛鳧落一雙 又至
壺携上翠微尋我問苔茵君自吟別有一般清賞處
溪山雲月幾知音 綿志
唐章懷太子賢高宗子也上元初太子招集諸儒註
後漢書爲武后所忌廢爲庶人徙巴州尋遣使逼令

自後遂瘞于巴山當時有紀其墓者云斷一指得天下凡人不爲殺愛子驕帝位武后行之噫嘻一體之遺壠萬世之元龜遂寧志

宋榮王貴誠光宗子初名珦封衛國公開禧元年詔賜今名封榮王以嘉定州榮縣爲王國築城周二百丈號曰榮王城元末始廢遺址今存初榮王爲遂州刺史領符遂二州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宮火起延三夜一日燒燬宮殿屋舍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人至五月三日落遂州節度使

降封端王許見蓼花洲閒錄

道仙一名傳仙康居國人好以遊賈爲業後値僧達禪師爲其說法遂沉其船辭妻子投灌口竹林寺出家削落髮日對衆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卽迴絕人蹤結宇巖曲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皆如其說齊始興王鑑褰帷王蜀甚禮之時遭酷旱百姓請祈卽往龍穴以杖叩問果有應按始興王本蕭齊氏濂志誤濂始興王濟今正之

元平江會道觀主鄧道樞號洲人在宋季爲道士時

齊滌已精隙過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甘賫實令狀使無他泄乃謂曰吾昨夜夢見齊王怒甚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奇惟汝可就南高峰頂為醮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遂築觀以居常語人如此南村輟耕錄

李令伯陳情之後劉終服闋再徵乃至司空張華常問之曰安樂公何如人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曰齊桓得管仲而伯用豎刁而亂安樂公得諸葛而抗

魏任黃皓而喪國其成敗一也又聞孔明言教何碎密曰舜禹臯陶相與言皆聖人也故典謨可簡諸葛公與凡人言不得不碎華服其論由溫令召入遷漢中太守頗懷怨望詔賜餞東堂酒間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中無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哉帝見而忿之奏免官卒于家眉志

遂寧冉和甫為偽夏明昇叅將守明水砦　皇祖平蜀和甫人之後事聞欲求其子孫已先變姓名為高氏矣今為忠誠里人尚生尚志者乃其裔也遂寧志

浙中楊訓洪武中傭于大竹劉鈞壽家容貌若愚居二年主人不識也一日鈞壽誕辰賀者滿堂訓問何爲左右告之故訓曰訓受主人翁存養今值此慶旦請給筆札作詩以報詩甚有體鈞壽異之曰我聞元有丞相避兵入蜀得非子耶訓亦不答鈞壽待以賓禮曰以子文林從學後登甲辰科曾孫榜進士大竹志

中江王儒居孟蜀時人抱道不仕尤工于詩有落花吟云富貴雨中花昨開今復落無人解花意俱爲貪花錯蓋有感于時事與吳之興暴貴于天刑之旨同

而意尤合若其發可知志在遠引故姓名亦不傳焉 中江志

宋吳之異大竹人迎職嘗欲以季春聘士頁令就聘者書行藝年籍異叱吏曰此何時耶因作詩曰困窮何用怕鬼笑暴貴不免于天刑卒不爲撓賊平始應聘有司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爲問異拊髀曰吾氣昌矣援筆成文遂冠多士 同前

龍安府近郊劒地方山崩陷有石粉如麪民取以爲食單食之則病和麪則飽事在萬曆三十二年考州

志白山產麵民有饑存心錄載武后時武威龍石化爲麵貧者取以食即此類也 龍安志

大足化龍橋相傳溪中有珠浮水上邑人聶姓得而吞之遂化龍去因以爲名 重慶志

開縣龍馬洞在縣北五十里門高一丈方廣二畝內有一石塔高一丈一石座高七尺上有石傘覆之又有二石龍頭角崢嶸牙爪奮露並石柱挺立不倚一石鼓擊之鏗然有聲上有瓔珞汙垂如旋珠狀者百數五彩祥雲舒卷不齊形像巧于雕刻石礎芊有井

一口方廣一丈深不可測有馬蹄跡有井中出入錯雜稍北又有洞門高七丈許以火燭之可行三四里火滅莫能進洞口有延真觀圯壞遺碑剝落開縣志

藩司吏陳嘉儀寫